



第139期・2023年4月

非賣品

蓮花大殿的「與時並進」

妙法寺有兩座佛殿，一個是四十多年前落成的萬佛寶殿，另一座則是十多年前開光的蓮花大殿。

有善信說：「兩座佛殿的造型設計，真是相映成趣，很特別的呀！」

是否「相映成趣」，那是觀點角度。

但肯定是「很特別」的，而且從這兩座佛殿的設計，讓我們聯繫到兩個詞語：一是「因地制宜」，另一是「與時並進」。

舊殿——萬佛寶殿是「因地制宜」的顯現。按照傳統佛門的設計，是一進一進地建造開去，前邊是「山門」，繼而是





「四大天王」，再進是大雄寶殿，然後是藏經閣等居停之地。但萬佛寶殿呢？却是立體地豎立起來的，四大天王（風、調、雨、順）就在彌勒佛兩旁，然後拾級而上，三樓便是大雄寶殿，三個佛像之背後便是觀音像。

這就是因為沒有那麼廣闊之地而作「因地制宜」的做法了。

這在中式寺院中還是比較少見的。

至於三十年後在隔壁建造起來的蓮花大殿，更是典型的「與時並進」。

修智大法師說：「寺院的建造沒有一個固定標準的！」

這也是的而且確的事實，你看，中國式的，印度式的，泰國式的都不同，大家反而是按照自己國家民族的建築風格去處理。（連佛像、菩薩像的塑造亦如是。）

法師說：「但我們有一個原則是必須好好地貫徹起來的，雖然寺院建造不同，但內裡的布置必須要依從佛教的傳統精神，這一點是重要的！」

聽了這個說法後，我們仔細地去觀察蓮花大殿的內部安置！——的確如此，毫不含

糊、毫不馬虎。

作為焦點的佛像，是釋迦牟尼佛、本師旁側兩位是文殊菩薩、普賢菩薩。

這蓮花大殿有幾項設想正是可以在現今世界上說說的——

它的外型最少有兩個象徵，一是佛帽，一是蓮花的造型。我們說「與時並進」，是指它在設計上的環保意識，都是用玻璃做外牆的，直接取用自然光，每年都慳下不少電費，把這些費用放在其他慈善項目上不是更好嗎？

——修智法師的這個設想，就是環保，就是與時並進。

殿內這些佛像是木造的，再貼金薄。看來是目前香港最大的一個室內佛像。

本殿還有一個看來不僅是「香港之最」，可能還是可以擺個「世界第一」的！——當然我們的構想也不是為了什麼「第一」，祇是希望盡能力把事情做好！這裡說的，是大佛座下的五百羅漢圖。五百幅八寸乘十寸的羅漢圖像，是邀請了香港三百多位畫友共同創作的。

三百畫人合作一個項目，我看在目前可堪說得上是世界創舉。問設計者陳青楓：「你怎樣能做出這項目來？三百多位畫人的合作呀！」

「做這項目的經驗，我又一次體會到這句話：我們不要以為自己好了不起，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，如果沒有別人的幫助，什麼事情也做不好！」他說：「我在書畫文化界裡比較多來往，與多個畫會的會長都熟落，於是聯繫他們，請他們代我挑選他們畫會裡的好手參與，每人一幅，二十多個畫會加起來，這便可以了！這都是集體力量！」

做任何事情，放下自己，欣賞別人，十分重要。



釋迦佛七法會

農曆四月初一日至初七日
(2023 年 5 月 19 日至 25 日)

上午 9:00 至 10:00

上午 10:15 至 11:30

下午 1:30 至 2:30

下午 2:45 至 4:00

釋迦佛誕 浴佛盛典

農曆四月初八日 (5 月 26 日)

上午 9:00 至 下午 4:00

供燈／供花／供果／供齋功德，請儘早到
本寺辦事處登記。

另有感覺

早幾年，妙法寺入口處的一幅圍牆，每年歲晚初春的一段日子，那垂掛下來的炮仗花，密密的鋪滿。用「熱鬧」兩字形容，實不為過。

可最近這一兩年，顯得疏落了，不知道有些植物是不是也像人一樣，年紀大了，體力也衰落了。

還好，由於炮仗花是攀緣生長的，垂下來的籐、花、葉，在陽光下，却又帶出另一份感覺，遊人像在看水墨畫。





禪詩・禪話 (五)



水中雲

唐代有一詩僧，名齊己。他的詩很多時都以「逍遙游」作為寄託的，很令一些同具此意者，心生共鳴。

我們且先來看看他這首描寫「白雲」的詩——

水底分明天上雲，可憐形影似吾身；
何妨舒作從龍勢，一雨吹銷萬里塵。

此詩是明朗易懂的。事實上很多禪詩都具有一種「易懂」的特性，倘若是隱晦以及用典多的話，那教人讀起來便不會一下子進入他所表達的意境，那就不大有意思了。

本詩以看到水中的雲影作起點，然後結合到自己的身心，兩者融滙起來之後便愉悅地產生一種身心輕快，與大自然現象結合起來，從而產生一份逍遙游的感覺。

雲遊

我們且再來多看齊己的一首禪詩——

身着袈裟手杖藤，水邊行止不妨僧；
禽棲日落猶孤主，涌浪秋山千萬層。

這首詩在格調上與前首差不多的，都是着意地寫逍遙遊。你看，作為一個僧人，即使行到水邊也沒有什麼妨礙的，依然可以尋找到自己的快樂！——因為他的快樂就是逍遙遊，看到什麼便享受什麼，有什麼妨礙呢！你看下兩句：即使到了黃昏時間，那些禽鳥都找棲息之所了，這又有什麼所謂呢？我們抬頭望去，即使隔着岸，還是看到那一層一層的山。這不同樣是一份愉悅的享受嗎？我們要曉得心境逍遙才會有逍遙游的。

——逍遙游是一種心之感覺。

看這首詩，請你特別留意第一句的那個「着」字。今天，我們說「着衫」、「着鞋」、「着衣服」等等，很廣東方言似的，但原來在千多年前的唐朝已使用這個字啊！

雲散後

無論是唐是宋，又或者其他年代吧，大凡禪詩很多都會以逍遙過日子作為題材的。上述兩首唐詩固然如此。好，讓我繼續介紹逍遙游，以下這一首則是宋代的，作者靈澄，是宋朝雲門宗的一位禪師。詩曰——

因僧問我西來意，我話居山七八年；
草履只栽三個耳，麻衣曾補兩番肩；
東庵每見西庵雪，下澗常流上澗泉；
半夜白雲消散後，一輪明月到窗前。

先來簡畧解釋三兩個詞語——

所謂「西來意」，指佛法；「三個耳」，指那草鞋樣子，與下句麻衣補釘呼應。其他的詞意也不用多說了。整首詩就是「白描」。但這「白描」的「淡」，是一種輕安自在的感覺，它也隱隱然告訴你——

大自然都是這樣啊，雲散後，我們便可以見到一輪明月啦，你擔心什麼！

近在眼前

以下我介紹的這首禪詩，很多人都看過的。而且可能會「啊呀」一聲說：「是呀，就是這樣呀！」

這首便是宋代沒有署名的比丘尼寫的，通常在介紹這首詩時，便稱作者為「無名尼」，今天我們也隨俗吧——

盡日尋春不見春，芒鞋踏遍隴頭雲，
歸來笑拈梅花嗅，春在枝頭已十分。

寫得實在很好！我們且一看便「明」。這個「明」字有兩重意思，一是字淺易懂；二是「明白道理」。

這道理十分「有道理」呀，我們對一些事物的看法，往往就是「近在眼前」而不知，大抵這也可以說是「捨近圖遠」吧！嚴格點說，這也不準確，「遠」的地方可能祇是一種幻象，實在的、真實的，其實就在眼前。



談佛說修觀法

· 智 銘 ·

（原刊於一九八九年六月《內明》第二〇七期）

修學佛法的最大要門是修禪，而修禪有二大要門，那就是修止和修觀。修止，是止息妄念，使一切惡法不起；修觀是觀無我、無常、空寂。這樣雙管齊下，才能修得智慧，有了智慧就不愁不能解脫了。

在修止與修觀的二法門中，修止的方法佛陀說了很多，修觀的方法比較少，現在來介紹佛在一次說法中，告訴弟子們如何修觀的方法：

佛陀告訴弟子們，大家要修禪有一入道，能除去愁憂，無有苦惱，得大智慧，成泥洹證，就當滅五蓋、思維四意止，什麼是「一入道」，就是專一心，這就是「一入」；什麼是「道」，就是八正道，那就是正見、正志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語、正念、正定，這合稱為「一入道」。

什麼是「五蓋」呢？那就是貪欲蓋、瞋恚蓋、調戲蓋、睡眠蓋、疑蓋，這五蓋必須滅除，才能專心入道，若五蓋不除，是不能使心專一入道的。

什麼是「四意止」呢？那就是對自身行觀

的四個層次，那就是：

•行者要：

內自觀身，除去惡念，無有愁憂。

外自觀身，除去惡念，無有愁憂。

內外觀身，除去惡念，無有愁憂。

•行者要：

內觀痛痛，而自娛樂。

外觀痛痛，內外觀痛痛而自娛樂。

•行者要：

內觀心，而自娛樂。

外觀心，內外觀心而自娛樂。

•行者要：

內觀法，外觀法，內外觀法，而自娛樂。

以上是修思惟四意止的綱目，現在來說明修觀的程序：

一、觀身

一、觀此身，隨其性行，也就是觀我們身體的組織，從頭至足，從足至頭，在這身軀之中，都是不淨的，無一處可以令我們貪着的地方。譬如說，我們的身上有毛、髮、爪、齒、皮、肉、筋、骨、髓、腦、脂、膏、腸、胃、

心、肝、脾、腎等，都要一一觀知有什麼值得貪著的。

再觀看由這些組織作用而產生的尿、屎、熟二藏，眼淚、唾涕、血脈、膀膽，也一一地觀知沒有一樣可以貪著的。

依以上的觀察，知道無一可以貪着以後，即不為此身而有牽掛，所以觀身能自娛樂，除去惡念，無有愁憂。

二、觀此身，有地種、水種、火種、風種，這四大種是組成此身的四大要素，是一時的因緣和合，因緣一不調，則四大種分崩離析，此身即不存在了。此身既是因緣所生物，凡因緣所生者都是空，我們為什麼要執着這空無的東西而自煩惱，既不執着，即自娛樂。

三、觀此身，有諸界，就是組織系統，大可分為四種系統，如頭、身軀、手、足四系。如果我們像一個屠牛的行內人，用支解牛體的手法來支解我們的身體，支解以後再來觀察：這是腳、這是心、這是關節、這是頭，試問這其中那一樣是實在的，是可貪着的，而組成這諸界(系統)的原素是四大，四大是空，則這諸界焉得不空，既一一是空，有什麼可執着的，

不執着即自娛樂。

四、觀此身，有諸孔漏，每一個孔無不漏出不淨之物。我們的這身好比是一個竹園，竹園之中有許多雜草如葦叢等那些不利之物的出生，對竹園一無益處，我們的身上各孔漏出來的穢物，也沒有一樣是有益的，既然此身所漏出的都是不淨的穢物，那末此身不淨是鐵的事實，我們為什麼要貪著這不淨之身呢？既不貪著，就是自娛樂了。

五、觀此身，應觀死屍，或觀死了一天的屍體，或二天、三天、四天、五天、六天、七天的屍體，就會發現屍體每多一天，就多敗壞一天，到了第七天時，身體膨脹，皮肉敗壞，臭不可當，我們的自身與那屍體有什麼分別？死了以後不是與那屍體一樣嗎？這麼一觀察，還會貪著此身嗎？

再來觀察一下屍體的處置方法，無論是丟在深山野外也好，土葬也好，都有下列現象：即不免為鳥鵲、鷺鳥等所見而噉食，或為虎、狼、狗、犬、虫、獸之屬所見而噉食，看看自己死了以後的屍體也與那死屍沒有什麼分別，也免不了要被鳥、獸、虫等所食的苦患，既然

「打小人」

每次經過灣仔鵝頸橋，都有興趣「順便」看看這些「打小人」的攤檔。

看上去最少也有十檔八檔的，「驚蟄」那天，非常熱鬧，來「打小人」者多，檔主忙個「不亦樂乎」。

每次，我看着那些顧客(十之八九是女士，而且有不少還是年輕之輩)，一臉嚴肅，檔主在拿着布鞋、膠鞋(或拖鞋)，啪啪有聲地打着地上那「紙老虎」，口中喃喃有詞曰，「打你個死人頭，打你個是非友……」

想笑。不，我也陪着一臉嚴肅的拍張照吧！——本圖你看，那些「打小人」攤檔在設施上真是「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」。



此身是如此的下場，為什麼要這麼執着，不執着即自娛樂。

再觀死屍，被鳥、獸、虫等吃了一半，其他沒有吃完的屍肉，散落滿地，臭氣熏天，非常不淨，我們自己的屍體將來也是一樣，這麼一觀，即不執着，不執着即自娛樂。

再觀屍體，身上的肉被噉光脫落以後，只有白骨存在，但所有的骨頭上被膿血塗染，我們將來也將是如此。又觀連繫骨頭的筋，就好像是草繩束紮柴薪一樣，將百多塊骨頭縛在一起，才能成立一個骨架，一旦筋被敗壞，失去束縛骨頭的作用，則每一塊骨頭就會分散各處，如手骨、腳骨、膊骨、腰骨、尻骨、臂骨、肩骨、脇骨、脊骨、頂骨、髑髏等等，無不分散各處。如此反觀我們自身，將來也是如此，這麼一觀，如何要執着這束白骨不放，不執着即自娛樂。

行者如果依以上的方法來觀自身，實在沒有任何值得我們貪着的地方，不貪著即能除去惡念，無有愁憂，此身是無常的，為分散法，故也是無我的，是空寂的。以上的觀法即是內自觀身、外自觀身、內外觀身法，經仔細觀察

結果，此身一無所有。

二、觀 痛

行者若遇樂痛之時，應即自覺知：「我現在得的是樂痛。」得苦痛時，即自覺知：「我現在得的是苦痛。」得不苦不樂痛時，即自覺知：「我現在得的是不苦不樂痛。」得食樂痛時，即自覺知：「我現在得的是食樂痛。」得食苦痛時，即自覺知：「我現在得的是食苦痛。」得不苦不樂食痛時，即自覺知：「我現在得的是不苦不樂食痛。」行者如此觀察，無論所食者為苦、為樂、為不苦不樂，都不可作意，一作意便成痛，不作意即不痛，這時候無苦無樂，不起世間想，心無驚怖，不驚怖便得泥洹。

以上便是行者修內自觀痛，外自觀痛，內外觀痛，除去亂想，無有愁憂而成就泥洹之道的方法。

三、觀 心

行者在修觀心之時候，要隨時諦觀自心，如有愛欲心起的時候，便自覺知有愛欲心。無



簡 約

簡單的擺設，處理得好便甚可觀！你看本圖，地鐵站「紅磡」兩字固然寫得很好，下邊放上三塊石頭與皮箱造型的裝置藝術，結合起來便很有文化素質，特別那奪目的艷紅底色，再加上一點聚光，整個畫面就這樣簡單和諧。

我情不自禁掏出手機把它拍下來了。

愛欲心時便自覺知無愛欲心；有瞋恚心時便自覺知有瞋恚心；無瞋恚心時便自覺知無瞋恚心；有愚癡心的時候便自覺知有愚癡心，無愚癡心的時候便自覺知無愚癡心；有愛念心時便自覺知有愛念心，無愛念心時便自覺知無愛念心；有受入心時便自覺知有受入心，無受入心時便自覺知無受入心；有亂念心時便自覺知有亂念心，無亂念心時便自覺知無亂念心；有散落心時便自覺知有散落心，無散落心時便自覺知無散落心；有普遍心時便自覺知有普遍心，無普遍心時便自覺知無普遍心；有大心時便自覺知有大心，無大心時便自覺知無大心；有無量心時便自覺知有無量心，無無量心時便自覺知無無量心；有三昧心時便自覺知有三昧心，無三昧心時便自覺知無三昧心；有未解脫心時便自覺知有未解脫心，已解脫心時便自覺知已解脫心。

行者依以上的觀心法去修觀，則此心不起世間想，已不起想便無怖畏，無怖畏以後便無餘，既已無餘便入涅槃。這就是行者內觀心、外觀心、內外觀心，心意止，除去愁憂，無有亂想，這就是心心相觀意止法。

四、觀 法

行者在修法法相觀意止，先修念覺意依觀，要依無欲、依滅盡、捨諸惡法，修法覺意，修精進覺意，修念覺意，修猗覺意，修三昧覺意，修護覺意，依觀、依無欲、依滅盡，捨諸惡法。這就是法法相觀。

凡於愛欲解脫，除惡不善法，有覺有觀有猗念，即樂於初禪而自娛樂。

捨有覺有觀，內發歡喜，專其一意，成無覺無觀，念猗喜安，遊於二禪而自娛樂。

捨於念、修於護、恒自覺知身，樂諸賢聖所求，護念清淨，行於三禪。

捨苦樂心，無復憂喜，苦樂皆無，護念清淨，樂於四禪。

以上四禪之成就，都緣於四觀的法法相觀之成就，此時行者除去亂想，無所依猗，不起世間想，已不起想，便無怖畏，已無怖畏，則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更不復受後有，如實知之，依一入道眾生，即得清淨，遠離愁憂，也無喜想，便速得智慧，有智慧即得證涅槃。



「蛇吞車」

很喜歡在街頭看看環境，拍拍照！

那天在中環一道天橋上向下望，剛好一條四綫行車大馬路正停着車輛，而它們的頂上剛好是一座天橋建造物，中間鋪上草皮，頗有現代感。但它的造型，從這裡望過去却帶出「恐怖的趣味」！你看，像不像一條巨蛇張開了嘴，要吞下這些車輛了。

「作品」

有天，在妙法寺停車場一角看到這樣一件物品，睇來是用一個膠布包裹着的小型起壓機。

不是理會它作什麼用途，而是看上去頓然想到裝飾藝術。

假如這個物件就以這麼一個型態擺放在展覽廳上，你一定視為一件藝術品。諷刺嗎？我在一些展覽場合看到的裝置藝術作品，還不及這件物件的可觀。

什麼叫裝置藝術？又或者說什麼叫前衛藝術？有人把一隻尿兜擺在展覽館展出而大受注目，——因為這人是著名藝術家；因為這是一次十分高格的展覽。

如果把本圖這物件這樣兒擺上著名展場展出，而又標示這「作品」作者是畢加索、莫奈之類的大家，這「作品」大抵可以億元作交易。



文化差異？

如果你問路，怎樣問？

近十年八年來，我聽到的問路，好些時候是這樣的——

失驚無神，伸個頭在你前邊，說：「旺角在哪？」「筲箕灣點去？」……

諸如此類的，我仍會答覆，但心底不舒服。

很對不起，我還是向你坦白說，這樣問路，十之八九是大陸人！

太沒禮貌了吧？怎麼連一句「請問」「唔該」也沒有？香港人都習慣了這樣說的：「請問，XX怎麼去呀？」或者先來一句「唔該」，停一停，讓人家有所準備，然後說「借問XX地方怎樣前往？」

我的所謂「不舒服」，不是怪對方沒有禮貌沒有修養，而是感覺到一種文化差異的悲哀，而這種所謂「差異」又怎樣形成的？

讓我想到「文革」兩字，這「惡夢」快些消失吧，——唔該！

「榜樣」

《八大人覺經》裡說——

「五欲過患，雖為俗人，不染世樂；常念三衣瓦鉢法器，志願出家。守道清白，梵行高遠，慈悲一切。」

對佛學、修行，出家與否不是「焦點」。如果我們好好地了解學習出家人的受戒精神，在家不也一樣嗎？在家而好好地學習、修行的話，同樣可以有很好的收穫。我們以出家人的精神作為榜樣便很好。

所以，有些人說要真正的修行，一定要出家才好。我看這就未必了。佛學裡有一句話語：「一切唯心造！」行與不行，都在乎自己的心意與修行，亦等於修心。修心是自己的行動，不是別人所賜！

——求人不如求己。

「心安理得」

有些詞語，我們習慣成自然地運用起來，也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妥，但如果再仔細一點分析，可能也會看到一些「問題」。譬如：「心安理得」這四字。

何謂「心安」，你對某些問題的看法認為是這樣，照這樣去做那就「心安」了。但「這樣」是不是真的有道理嗎？真的「對」嗎？——這就未必了，但你自以為「對」的話那便會「心安」。所以，我個人以為，「心安」未必是「理得」的，「心安」可能也祇不過是自己在「求」心之所安，卻沒有真正去思考有沒有道理，或者壓根兒就以為「有道理」。

北帝古廟

有些事兒要前往紅磡辦理，路過鶴園馬頭圍道，又見到那座小小的北帝古廟。由於時間較寬裕，於是入內禮拜一下，順道好好地參觀一次。

這次很好的收穫是：廟雖細小，但「乾淨企理」，我禁不住對那位廟祝讚賞幾句了。

北帝，又稱真武大帝、玄武帝。香港也有好幾間。港島灣仔玉虛宮也是北帝廟，也具不少歷史。而紅磡這座北帝廟，原於1876年在馬頭圍青洲街建立，1921年拆卸，於1960年才在現址重建起來。





笑臉滿維園——

「花卉展」成功登場



每年「香港花卉展」，都在春光和暖、春花盛放的日子舉行，很有意思。

今年，是疫情大大放緩之後舉行，人流多，我前往了兩次，都見人頭湧湧的，而且你還會看到人們喜慶洋洋的樣子，真正感受到何謂春光燦爛。

今年花卉展，同樣給我們一個百花齊放的感覺。尤其是以綉球花作主題，也見突出。

其中一些「精心設計」的攤位，也像往年一樣，都具主題性的，也許因為剛剛「復元」，攤位不怎麼多；對於往年頗教參觀者雀躍的「插花藝術」攤位，今年同樣是因為時間比較匆匆，未能做到叫人「拍掌叫好」的地步，但依然是「打卡熱點」。

在維園這個大場地攬花卉展是十分適合的，可以有一個盛大可觀的設計。今年，那隻



「花孔雀」便是一個觸目的焦點，看到一些工作人員不時地在「花孔雀」身上換花，可見辦一個花卉展所花下的心思不少也！

花展完結後次天大清早，三千多市民在維園排隊領取「免費花」。三千盤綉球花送出，很有意思！這真是一舉兩得，既為市民大眾帶來歡樂，也同時減輕送往堆填區的「摧花壓力」。

今年在花卉展中有好幾欸「卡通人物花卉造型」，不但讓小孩子嘻哈歡樂地合照留念，連一些年紀大的長者，也童心頓起，把沉鬱三年的心境也敞開來了。很好！



渡海小輪的「過渡」

乘坐天星小輪渡海，這是香港近百年來的一度風景綫！——以現代潮語說，這是「打咭點」。渡海小輪最高峯、最興旺的時期，也該是沒有海底隧道，即是尚未有過海巴士的時候，這是九龍半島與港島往來穿梭的唯一交通工具，有什麼理由不興旺？但自從有了過海隧道，又出現一個「冇乜理由」不日薄西山的式微之感。

這是時代發展而言，除了幾聲唏噓，無需要說什麼可惜的。不過，在與時並進的情勢下，如果有「本事」轉型，倒還會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的新的開展。可惜，迄今仍給人一個「一愁莫展」的感覺。

最近，嘗試坐一次天星小輪從尖沙咀往港島中環。

本來已經十來分鐘便可抵對岸的短程，近十年廿年來是短之加短。由於填海，則兩地航程不過是六、七分鐘而已。但乘客反而越來越少。除了其他交通工具大發達之外，它本身也是一個大問題，在港島上岸後你還得行上十多分鐘才接近市中心的，比起昔日一上岸便是中環中心地帶，那就差得遠了。借問有什麼法子不式微的？

這天，船上大概是二十餘三十位乘客，可以觀察到，佔了一半是外地遊客的。剩下的一半，大抵也有一半是像我一樣，偶然地乘坐而已。

——如此詳盡地說了一些渡輪近況（從尖沙咀到灣仔的渡輪景況亦如此），無非是遙想到幾十年前的盛景，這集體回憶夠滄桑的了。

尖沙咀小輪碼頭，是上世紀五十年代落成





的，這裡「有圖為証」！——此圖也懸掛在碼頭上，好讓遊人多一點回憶。

——還記得嗎？當年我們乘搭小輪，一聽到鐘聲響，要關閘了，開船了，人們會一邊飛奔向前，一邊高聲說：「等埋！等埋！」他其實也不是趕時間的，大可以等下班，很快便到。但我們都是這樣呀，這也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趣事。

這次半悠閒地乘坐渡過小輪，看到三兩位水手，其工作程序與半個世紀前沒有兩樣。

最近聽到小輪要求加價。這是虧蝕得太多，加價是無可奈何之事。但加價後會有起色嗎？肯定祇是無辦法中的辦法而已。

要「起死回生」地營運下去，大抵要脫胎換骨去想，不要再抱着舊思維了。



門

門當戶對

有些詞語，在我們生活中是經常借來運用的，譬如今天我說的「門當戶對」。

此語不用解釋了，人人都明白。不過，有時候看着一些詞語又會作出一些有趣的「想開去」。譬如：「為什麼門與戶會連在一起用的？對了，門與戶會有什麼不同嗎？」

告訴你，的確有所不同。門，相對來說較大；戶則小了。所以我們會說「家門」，不會說「家戶」的；我們會說「門派」、「掌門人」，不會說「戶派」、「掌戶人」。如果形容小的，或小的單位，我們會說「獵戶」、「戶口」，斷斷乎不會說「獵門」，更不會說「門口」，戶口與門口，是兩回事。

「門」字很形象化的，其實「戶」字亦然，戶是指單邊。譬如「窗戶」，不過後來的窗戶設計往往是兩隻門推開來的，因此也寫為「窗門」。

再讓我們探索下去，——何以稱未婚的女子為「閨女」？古時候，一些大戶人家的閨女，又有所謂「三步不出閨門」。

原來呀，大門與閨門是有分別的。大門，指一個家庭裡最外的一道門。進入大門之後，內裡的門才有所謂閨門的，這是內庭、內進，是大家庭裡家人活動的地方，一般外人是「聞人免進」的。當然，你是窮等人家，有個小小居住的地方已萬幸，還去奢望什麼閨門？

富豪之家稱為「豪門」、「朱門」，窮等人家也祇好說「寒門」、「柴門」，也可作謙遜詞語之用。

借音造字

看象形字的象形，很有趣，也可以說很形象生動的。譬如上述那個「門」字便很突出。由「門」字而引伸開去，同樣有不少形象生動的字。譬如這個「聞」字，能夠聽聞到的，當然靠耳朵，而耳朵就在我們頭部的兩旁，很像一道門的。

再來看看——

「閤家統請」，這個「閤」不是一看便明嗎？

如果你說「悶」，則很自然會曉得，所謂「悶」必然是指心也。——心悶才是真正的悶。

問字、門字，都很形象；那個「闖」字更生動了，一匹馬居然走入門內那還不是闖嗎？

門字之外，其他不少字的造型同樣是趣味橫生，特別是在借音方面更多更多，讓我們隨便用「竹」字頭的字說說吧——竿、筴、筴、筴、籊、籊、籊、……寫下去會很多很多，其實這也有個好處，易記易讀也。